

瑰丽国宝法兴寺

□ 申修福

法兴寺原坐落于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慈林山,创北魏神龟元年(公元518年),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,历经唐、宋、明、清各代修葺。新中国成立后,法兴寺被确定为长子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法兴寺原址位于慈林山煤矿的主要采掘区,因采掘需要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于1984年至1993年迁至慈林山西三里的翠云山上。搬迁后的法兴寺,除殿堂外,其余均照原样复建。整个建筑依山势而建,从石阶、山门一直到前殿、中殿、后殿,层层升高,连成一体,构成一进三院的复建配套建筑,并保留了雕梁、雄浑、庄重的古代建筑风格。

法兴寺最有价值、被国内著名专家叹为观止的是琉璃塔、燃灯塔和圆觉殿十二尊宋塑圆觉像,合称为“三绝”。

舍利塔始建于唐咸平四年(公元673年)。是唐李渊第十三子郑惠王李元懿做潞州刺史时,亲自建造的。此塔通体用石条、石板砌成,平面呈正方形,边长8.8米,双层重檐楼阁式。塔内板壁支撑着二层顶板,其中中心处浮雕八瓣莲花藻井,外周似塔非塔,似殿非殿,似楼非楼,似堡非堡。可塔、殿、楼、堡诸美为一体,形制清秀,造型别致,在

我国古建筑中属凤毛麟角,独一无二。

燃灯塔,亦名长明灯,是佛教六种供具之一,始建于唐大历八年(公元773年)。此塔通体用石条、石板砌成,平面呈八角形,高2.4米,底座雕圆形仰覆莲瓣,上雕四门空心八角灯亭。每边雕束莲圆柱,柱与柱之间又雕有窗棂,夜间灯光由四门溢出,光耀全寺,蔚为壮观。任凭东西南北风吹来,灯光照燃不灭,长明灯由此而得名。底座周围还雕有六组情态各异的伎乐人和12只神兽。整座浮雕结构精巧,雕刻精细,古雅秀美,表现了盛唐时期石窟艺术的高超水平。是研究我国唐代以前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重要实物遗存。据称此种形制的燃灯塔,全国仅有3处,而这个是造型最精巧、雕工最精细,且保存最完整的一处,实为古石雕之珍品。

圆觉殿是寺内最大建筑物,殿高8米,占地600平方米,面阔三间,进深三间,石柱撑起六架椽檩山顶,斗拱肥硕,飞檐腾空,气势非凡。殿内有22尊彩塑佛像,除释迦牟尼为明塑像,其余皆为宋塑。正中砌四字型佛台,台上左侧骨凸筋骨,面容清瘦古怪者为迦叶尊者,右侧双手合十,温顺端庄者为阿难尊者;文殊、普贤依下首左右列坐;护法金剛,即“哼哈二将”分站在台前两侧。南海观音则与释迦像背向而坐。两次回

靠雕塑12尊圆觉像,或袒露上身,或披衣露背,脸庞圆润,高髻秀目,神态庄重飘逸,造型优美逼真,服饰色彩柔和,衣纹起伏流畅,富有韵律感,实为艺术精品,深得国内外专家珍爱。1993年,以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为团长的“炎黄艺术之旅”考察团一行34人来到法兴寺,他们面对12尊圆觉像拍手叫绝,发出声声惊叹,称之为“宋塑之冠”、“平生所未见的艺术杰作”和“不可多得之国宝”。

法兴寺山门石阶下的“金鸡报佛台”,是法兴寺搬迁后发现的又一奇观,每当游客在此双手拍打,或用脚踏,如鸡鸣般的回声清脆悦耳,又如青蛙鼓鸣,令人叫绝。这一现象有待科学家研究考证。法兴寺自唐宋以来,游人不绝,许多朝圣者和文人墨客,多在此留下了足迹和赞美诗篇。仅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唐玄宗李隆基,唐郑惠王李元懿、徐王李元礼;宋仁宗时的宰相王曙,给事中孙冲,宋神宗时的龙图阁直学士王益柔,明代宰相刘龙,明宪宗时的潞州卫明威将军顾荣等。金人程德偁游览法兴寺后,曾以“梦江南”曲牌写下20首词,盛赞慈林山法兴寺的景观。

今日的法兴寺,已成为一处越来越兴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圣地。

樊喜棠的诗

灵湫庙游

发鸠山脚庙堂行,帝女神传史载名。殿下圣泉流不断,水经注里有丹城。

精卫神鸟

精卫原名叫女娃,开天炎帝小闺女。除魔身死成神鸟,丹地千年万道霞。

精卫填海

帝女除魔殒命冤,谋福百姓感青天。变身神鸟填东海,精卫流芳百万年。

神农炎帝

发鸠百草自尝先,觅谷为民心对天。首创农耕功盖世,神传史载几千年。

崔钰断虎

敢擒凶虎上公堂,断案降它孝老娘。明镜高悬千古颂,神传长子永流芳。

精卫诗

晋有长子县,威名天下传。神鸟能填海,世人皆惊叹!

三皇五帝始,中华民族源。炎帝部落尊,家住发鸠山。其女名女娃,聪慧又能干。助父尝百草,带民种谷先。为民造福祉,再苦心也甜。

东海有黑龙,作恶已多端。发洪毁民宅,淹没百姓田。女娃持宝珠,刺向黑龙咽。黑龙立败阵,东海深处钻。女娃不歇娃,率众建家园。未灭黑龙害,女娃心不安,只身沿路走,巡视到海边。不防黑龙狂,狂涛卷巨澜。女娃没提防,殒命在深渊。

女娃为救民,英名感动天。赐她变神鸟,重回发鸠山。神鸟见民苦,不禁泪涟涟。发誓填东海,为民灭祸端。口衔木石飞,往返千百遍。饥饿不叫苦,身累无怨言。势弱不畏强,勇敢终如愿。其飞发声嘶,惭愧二字连。人们睹其名,称她精卫仙。

古有精卫鸟,后有愚公篇,中华民族魂,永传万万年。

紫云山游

□ 王怀锦

景区门楼宏伟壮观,华丽建筑广场宽,水质梯道开山路,踏上天桥登云间,千年白松拍手笑,鸟语花香歌声欢,花岗台阶仿水道,轻松翠柏绿公园,后羿功高三级庙,嫦娥红娘庆丰年,历史文物崇庆寺,北宋之冠国宝传,千佛殿中金光闪,大士殿里华贵颜。

神话精卫湖

□ 李小红

女娃炎帝女,化鸟为灵神。填海悲愤填,移山度劫尘。镜湖新语梦,精卫美名春。碧水洞丹地,天鹅舞绿茵。

沁源春·杨絮

□ 关晓云

如带来速眼迷鼻的困扰,却带梦幻的景致,飞舞大地似雪飘,杨絮飘飘,如带来速眼迷鼻的困扰,却带梦幻的景致,飞舞大地似雪飘,杨絮飘飘,如带来速眼迷鼻的困扰,却带梦幻的景致,飞舞大地似雪飘,杨絮飘飘,如带来速眼迷鼻的困扰,却带梦幻的景致,飞舞大地似雪飘,杨絮飘飘。

你是否知道自己的罪过?杨絮啊杨絮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,让呼吸不再自由。

烟染眉

牵马江湖,独饮一瓢水。沿途风细,走着走着,春天来了。那松软的草香,那满树的绒球,雾蒙蒙,轻飘飘,乍眼看,暖融融。

“去年的衣衫已旧,今年的桃花新红”,有人这样说,可我怎么觉得花儿还是去年的那一朵呢。依稀花树下那个久久不舍,徜徉花香的女子。那个人挥一挥手,他也在花树下站了许久,而我只想与花儿蹭一面久违的重逢,脉脉深凝,数我华年。

今年那个人我没有遇见,还好,满树的花儿应还是认得我的吧。与其说是树,不如说是花。是的,桃花开了,这一世江湖似曾徘徊,感动的让人不敢迈步,或许年年复此,时来运转,只是为了来看看这些花儿吧。

飘扬的时光如此温软。再没有哪个季节让人这般盎然,也再没有哪个季节让人这般伤感。盈盈水绿,碧波卷着孩童一般的清瞳。柔软柳条,漫卷流苏,青丝绿,如女子发带,似男子青衫,我站在水边,看了许久,许久。

等望得出了神,我继续赶路。江湖很大,与风纠缠,缠住我眉间的细,似同风物,任何一点都能掀起我内心的波澜,缠着我工尘的双足,而唯有春天到了,才能让我歇一歇,我内心的感性会陪这这顶柔软。

竹管乐齐鸣,清音偶似万古调。画眉,黄鹂,布谷……,于清晨的枝头唤醒了一座春城。风掠过暖融一般的轩窗,趁华年,当梳妆。那个好看的年年复,碧罗衣,绛红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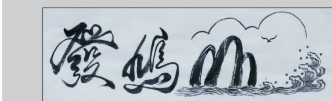
不让时光虚度,以记得的口吻怀念,以驻足的方式迷恋一场春事,让内心开出如春一般的盛世纷繁。

记得的人明了黛玉的忧伤,那个佩剑的侠客也未免沾染红尘,浩浩江湖,几番起伏,汹涌着内心的极致感性。香烟燃放十里,千里,花儿各色,挨挨挤挤于山谷,当真声势浩大。那寂寞的眼睛何曾荒凉,我是人客,饮马江河,世事流转,人世从未荒芜,繁华这春色迷人,也迷乱了我的心扉。

江湖独行,婊娟于风物,三月忽现春光暖,四月雨,飘飘绕绕,摇曳于风中。花儿舒瓣,盈盈作舞,风吹来,又簌簌落瓣。

弧线儿,茵草坪,花儿齐飞乱,薄杏,梅肥,桃李,丁香,晚樱……,花儿一茬一茬开遍,四月的山寺是否还会于偷渡,半夜风敲门,不敢大胆,第二天,便开出来排排瓣,在谁的眉间描画,又落在了谁的心坎。

这一世红尘,山山山外,古道溪岸,春秋轮转,风骨,吹薄了衣衫,吹开了花开,那潺潺流淌不息的跌入四月温软的怀抱,山河万里川,江上轻舟去,还此际万千纷繁。



刊头题字: 苗志杰

在1990年,余华有幸听到了美国民谣《老黑奴》,其中的老黑奴历经一生磨难,亲人纷纷弃他而去,然从未对命运抱怨,从未丧失勇气。老黑奴的故事也打动了余华,他决定创作一部关于苦难的小说。

1992年,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问世,荣获国内外诸多销量逾2000万册,更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搬上大银幕。品味《活着》,我们会发现,历经人生七苦,活着才是最大的幸运与勇气。余华在自序中写道:“我决定写下这样的小说,记录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,对世界的态度。写作过程让我明白,人是无法逃离本身汪洋的,怕的是你失去了战胜困难、勇往直前的决心。生命就像一条单行道,只能向前走,无法回头。人生路上,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只要活着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有些事,只能一个人做;有些关,只能一个人过;有些路,只能一个人走。富贵的儿子有庆为了救春生的妻子,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面对昔日的战友春生,福贵坦诚地说道:“你欠了我一条命,来世再偿还吧。”当女凤霞离世之后,福贵将女婿二喜视为己出,两人相互扶持,共度余生。然而,二喜最终死于意外事故,留下年幼的孙子无人照料,尽管余华如此唏嘘,河水山山以拟孤